

全華叢書

8



蘇平仲集卷十四

明蘇伯衡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誌壙

桂府君墓誌銘

桂府君仲晦甫以洪武七年四月十六日客死南京
其子緝函骨還諸暨卜以是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九
日葬於華亭鄉陳村之原前事踏門泣且拜求銘以
窆始余見仲晦起布衣儒者得千里之地而治之遇
事立決嚴不失於苛寬不至於縱吏民畏而安之不

能欺也庶幾窮經能致用者由是樂與之遊未二歲而仲晦就逮以去去僅八閱月仲晦則死矣於戲悲夫尚忍銘諸雖然余知仲晦者非余而誰銘乎仲晦自未冠時輒推其家貲與其兄弟入太平山中且十餘年父得重脰疾諸兄又或跛或亡乃歸家授徒以養父父沒喪葬一遵家禮兄弟之遺孤寡數百指無一瓦之覆一厘之耕而以生以育皆藉之仲晦寘悲末仲晦攜而俱避兵孝義里不以急難輟其恩意里人高其行或致餽遺雖居貧未賞苟受卽受後必償

之國初士率乘時赴功名仲晦獨累薦不起會詔徵
儒者有司起仲晦至京師遂以四年冬擢奉議大夫
同知金華府事初蘭溪民有以私鬻鹽繫獄者其火
伍夜劫以去既捕得之上其獄於郡郡當以在逃而
抵捕者罪誅連坐繫甚眾其間有合得杖而久淹者
仲晦至閱其牘杖而遣之後捕者之家奴訴於朝下
臺司取具獄鞠之訖論如捕者言諸署牘者例解官
徙中立府作室仲晦坐焉徙中立府三月復徵至京
師後四月竟以疾不起於戲仲晦而至於斯耶殃慶

不以其類乃若是耶所謂天者其果可必耶抑仲晦嘗言君子之居官也職所當爲者勉焉而已矣豈復臨事而畏首畏尾哉若夫利害成敗得喪則有命矣彼脂膏以求全者非不計較而詎知禍釁之來常出於智巧之外故吾服官以來事無大小義所在未嘗首鼠也其自信如此而猶以是瑣瑣者爲仲晦寘悲喜焉則余之知仲晦亦淺矣仲晦之厄金華人聞之哭之多失聲此豈徒然者哉仲晦名昱世越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母費氏其生以元之延祐甲寅

二月四日娶薛氏子一人緝也予嘗因仲晦自號撫其羣行爲著尊生子傳而語仲晦曰乃若歷官治行尙當書之而今遽銘其藏是則可歎也銘曰
際可而仕亦順乎命也隨試而効厥有攸蘊也正誼而行要以自靖也方駕而蹶是以無悶也又不有年天之未定也旣全其歸抑又何恨也

趙州判官張君墓誌銘

余遊平陽邑之士致孝於其先祖父者多謁余銘其墓而張生屋實謄錄一日屋閣筆泫然出涕怪而問

焉辟席曰人之父母皆得公銘以爲不朽之托而屋
之先人獨不得公一言以傳不朽是以竊自傷也余
哀矜其情命以狀來屋乃屬其父友金滌先生具世
系爵里因其仲父正再拜申請乃爲取而誌之曰君
諱明善字思誠今以字行姓張氏溫之平陽人其先
自閩來遷始家金舟鄉原奧宋端平間迪功郎殿尉
副又遷居縣西登瀛里曾祖泗咸淳鄉貢進士祖文
奎博學善斷州推爲三老父邦榮以孝行聞母林氏
宋太常寺簿鏜之曾孫女也君生三歲病疹醫者以

爲不可治去之是夕醫者夢老人曰張氏兒令器也
何不飲以解毒飲明日持以飲之果愈稍長自知力
學年十五父沒執喪哀甚善事其母從進士孔克表
授尙書遭世大亂隱居養母以信誼重於鄉間其文
辭猶有聲搢紳間國初孫安以行中書省照磨總制
平陽辟君參贊軍事時甌閩皆未入版圖君馳詣行
省白攻取計今曹國李公任方面之寄一見語合意
不覺席之前也與之議論連日夜欲畱之幕府君以
母老力辭歸洪武元年按察僉事熊鼎以賢良薦於

朝擢將仕郎真定府趙州判官自內出白金文綺繪
布賜之母妻皆與焉既涖事州民猶有保雲龍寨者
而征虜副將軍鄂國常公欲屠之君曰皆良民也吾
爲天子牧民坐視可乎詣軍門自言願奉揚天威往
諭之下鄂國許之卽抵雲龍寨呼其酋曉以逆順禍
福其酋猶豫左右趣君還復命曰不爾將以後期併
就誅矣君曰以吾一人易一寨人之命吾固甘心也
卒諭下之所活無慮萬餘人明年夏秋大旱君齋戒
走羣望懇禱連雨三日歲以有秋方戒使者歸御賜

綺繒爲母壽且迎致就養而明年三月三日君竟以疾卒於官得年四十有三在官二年平易以得民廉慎以馭吏獄無淹囚庭無留事里無橫斂民安而吏畏之至是會哭於庭其哀戚與喪其親不啻季弟正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負其骨來歸壬戌十一月甲申祔於崑山先墓之次配韓氏志節卓然子男二人屋其長也次堅君卒時屋五歲堅三歲皆君二弟卵翼之長大則君之教行於家可知矣銘曰

鸞鳳之儀玉雪之姿學無不窺材足有爲出遭聖時

爲良吏師州民危疑保厥險巖諭以德威投降恐遲
千百耄倪乃免誅夷載拊載綏歷歲載朞民莫不懷
吏不敢欺命也難知竟止於斯不究設施有識嗟咨
老母在闈弱妻稚兒望君來歸而歸以尸亦孔之哀
孰不涕洟崑山巍巍遺塚在茲莫堅匪碑刻此銘詩
君有餘悲我無愧辭

譚益之墓誌銘

公諱應辰字益之姓譚氏伯衡所爲著行述諱安榮
府君則公父也母賀氏府君素仁厚好施予號稱長

者吏卒至其門謹避之歲庚午大祲無賴子羣然具
姓名稱貸於富家不問允不允輒發廩取粟且至府
君所府君以民命方急欲因以乞之公曰借使因而
乞之彼未必以爲惠也徒長効尤者耳兒有以處之
矣乃集鄉鄰與之粟曰積此將爲爾眾備也幸相與
守之眾欣然願盡力無賴子計沮官尋亦捕寘於法
嘗有質田於府君者旣而其人欲自剉冀歸其田府
君惴惴然公曰何畏也出語其人曰數畝之田與七
尺之軀孰重我家翁未嘗不可以誠動爾若以誠告

田無不歸者今計顧出此將執爾送官況肯歸爾田乎其人蒲伏求免乃釋之聞者相與語曰譚氏有子矣門戶之事挺身任之性明敏而又有材局符旦下事晡已集或科徭而吏舞手低昂卽指擿詰之曰我若吾父可欺耶而輩猶欲襲故態乎吏謝改之則已不然輒詣守長發其奸由是皆嚴憚之爲人尙氣節居鄉里豪悍者抑之善柔者扶之拯其患難恤其窮乏而同其休戚秋租額存而無徵者諸里胥率取償於細民公曰細民饘粥且猶不給寧尙堪此出已粟

以償人多德焉平生不治產業家之金帛粟布其季
司之畧不經意歲庚辰居府君憂訖陽上攻瘡發於
舌本久而不痊一旦增劇曰吾往矣呼二郎來二郎
其季也季來前已不能言第執其手嚮諸子作指畫
詔告狀者三遂卒至正辛巳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
公以至元壬辰五月二十九日生以乙酉冬十一月
二十二日合葬石塘山先墓之次娶蒺氏淑靜而仁
柔生於元貞丙申六月二十三日卒於至正壬辰某
月某日葬於旱塘衝子男三人福孫壽孫貴孫女三

人未行而亡孫男三人榮棊集女四人尙幼貴孫今
易名濟以忠武校尉爲管軍千戶所鎮撫成平陽使
過金華諗於伯衡曰痛念先人垂沒口不能言而猶
欲詔告之豈無望於藐諸孤哉夙夜兢懼弗克上副
屬望之意際遇聖朝幸以尺寸忝獲位序所以致是
者皆先人積累之效顧以馳驅南北於其劬躬樹德
以前承後引者揭辭墓隧昭示後昆久猶缺焉敢以
爲請於戲元之將亡大家右族棄骨肉去墳墓散之
四方而其後無噍類者豈少哉濟獨克保其宗祧於

播遷之餘而又克立功成名有祿入以供祀事斯易
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矣推原本始播以銘詩
俾子孫知其所自禮亦宜之其世系見府君行述中
乃銘曰

譚在成周附庸之國後併於齊子孫四出以國爲氏
世有顯人公居湘潭端明之孫材足有餘而不樂仕
儲德於身以開令子桓桓令子旣武且文爲天子使
望于一軍孰流之長匪源之濬惟本也豐其枝斯盛
爾孫爾曾視此刻銘尙思厥自益謹其承

故庸齋吳君墓誌銘

昔元氏有國自延祐之後士多尙彌文而馳騁虛名
其於問學不免苟且尙何望修身踐言如古人哉及
至正以來而其風寢靡焉平陽吳氏於其時曰苗府
君曰海府君曰涉府君皆刻意於經術力行於家庭
抗志不仕自足山林以孝友忠信禮讓廉隅表勵其
族媿鄉黨而涉極爲遠近學者所宗尊之曰金州先
生於乎可謂特起於流俗中者矣君於苗爲曾孫於
海爲孫而涉之子也名舉字子庸材尤克肖能守其

家法爲人聰穎敏達博極乎羣書而邃於史古今理
亂存亡得失是非之際無不貫穿其辭翰亦清潤可
喜平居直諒不以言爲容悅遇事裁決動中肯綮君
之爲子也養志爲先親所欲爲委曲承順不以家之
貧而儉其親肥甘輕煖皆不失時得美味數舍外輒
持歸以爲奉時物親或未嘗人以餽之不先嘗也親
沒哀毀頓絕三日不近水漿親戚懼且致疾強之食
始進饘粥葬祭一遵家禮人咸推其能孝處兄弟之
間怡怡如也篤於教子旣延致名師於家又飭禮幣

使之遊學而教之先踐履而後文藝蓋饨饨焉待宗
族情文兼致吉凶赴告歲時會拜事爲之規而周其
窮乏恤其疾病拯其患難必竭其力至於故舊鄰里
亦然不知其力之不足必稱其情而後已由是信誼
大孚里有不平不詣有司而詣其門君徐出片言曰
此直彼曲咸帖帖聽受謝去嘗構小樓藏脩其間搢
紳學者多就之而君亦喜得朋也相與講明唐虞周
孔之道或夜分不寐或浹旬忘去蓋將磨礱浸灌以
闡夫聖賢之闡奧志未及就而死及之矣故君之死

士類咸爲之盡傷卒之日至正庚子七月十四日也
上距延祐丁巳君始生之歲得年四十有四以壬寅
十月十六日葬於里之黛山原娶陳氏後四年卒其
生以某年月日其卒以癸卯九月十七日其葬以洪
武戊午九月二十二日墓在金洲之湖里丈夫子四
曰任陳出曰田曰穀曰埜側室滕出君卒時諸子皆
幼後皆克修其業以世其家任舉明經爲郎福建行
中書詳練潔廉聲稱籍甚君之教行於身後又如此
余聞君子病無聞焉非有待於外也有待於外而後

聞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今觀吳氏一門四世不出
里閭布衣沒齒而其生也有稱其沒也有傳則彼以
詩書爲斧藻馳騫街衢而名卒湮滅者非惑歟此任
之請銘余喜爲之論次非徒以慰其孝思亦將以風
吾黨之士云銘曰

修其行誼螻處里閭遊於高明蟬蛻卑污庠有典教
之師儒邑有執政之大夫而講學者惟其廬是趨而
閱牆者惟其言是孚夫匹夫而化鄉人者其豈非吳
君之徒也歟

孔教授夫人汪氏墓誌銘

伯衡旣銘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之墓其子克烈復
泣而言曰先生幸哀克烈爲吾父著銘墓石惟克烈
三歲卽孤而不殞其世者吾母之力也顧其藏異穴
不得合而銘之克烈懼其懿行將遂湮沒敢申請焉
願先生重哀克烈而惠以文昔杲齋鄭君季明以古
文名世而靳許可間巷之士砥名礪行以其言語文
字而借譽取重者彬彬焉伯衡發其遺文得孔母汪
夫人傳則克烈母也傳凡四百七十餘言以謂非惟

用勸天下之女婦亦將使爲士者聞之內愧而自省也於戲其推重之至矣則夫人豈可以今人目之哉何忍而辭爲銘夫人諱淑真字道寧其先歛人靈惠公之後也五季時避亂來居平陽至夫人父始徙居郡之墨池坊遂爲郡人父諱鼎新學行文章爲溫儒宗門人因其自號稱之曰桐陽公母潘氏有賢行夫人生而淵靜聰敏加以濡染習禮法通經史善筆札而精於翦製結縷事父母以爲賢艱於擇配其父來典平陽州教始以歸孔公時年三十矣接宗婣以敬

處妯娌以和奉祀豐而潔曰吾不逮事舅姑所以追
養者其敢不恭孔公宦轍所至以性剛尙氣爲守貳
所嫉而免於禍者以夫人能規諫也歸孔公八年而
孔公卒於吳江嚙指灑血棺內誓不他適成斂人恐
其一弱婦安能返櫬二千里外而夫人迄克以其櫬
歸爲墳於新隴舉先夫人陳氏之喪合而窆焉屏去
膏沐闔門紡績不與親戚接夫之族亦罕見之孔公
有女弟歸薛氏方嫠居乃迎致與處而養之諸子在
襁抱常常詔之曰先聖人子孫不讀書自樹將羞先

聖人此若父平日用以自勉者故我今以之勉若等
若等其識之蓋子五人其一前子其一孽子夫人恩
之無纖毫厚薄其子亦自以夫人之恩無厚薄諸子
長大分田廬財賄什器爲七以三分與前子而命已
子孽子各有其一人以此益賢之善生理家業日殷
然有餘輒以施子寒飢者在門與衣食孜孜若不及
且勸之曰彼飽煖者亦惟力農工耳爾奈何不自力
感悟去而自力者往往或從夫人質錢過期而贖未
嘗取贏稱貸不能償者則焚其券遇鄰媪以禮鄰媪

日升堂起居夫人一或失行卽戒門者絕之鄰媪惟
恐見絕於夫人咸知謹飭桐陽公捐館已久惟潘安
人在堂治美飲食往餽之使者相踵有疾卽歸侍不
間寒暑及其歿持錢帛以助弟姪喪葬其兄炳歿亦
如之外家有田五百畝在平陽之南湖布米力役之
征夫人命諸子任之欲錢急輒代之輸三十年猶一
日初孔公作新第而出涖吳江第中時見怪物及夫
人還自吳江眾以告且誠勿卽居夫人曰我不恠其
恠亦自不恠卒人居之而恠自是不復見雖程子之

母何以加諸寡居二十七年年六十有五而卒至正
戊子九月二十六日也子克烈克焦克勛遂以辛卯
十月二十日安厝南湖九保頭原銘曰

猗夫人兮父業克傳姆訓閑兮兩髦之操三遷之教
克允蹈兮螽斯之仁鳴鳩之均與古倫兮見諸述作
表其卓卓自先覺兮遺文是徵勒辭于塋史伯衡兮
夫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諱萬字妙福姓周氏揚州高郵人嫁同里陳氏
爲諱元吉之妻今武毅將軍千戶馬侯俊之外姑也

父諱某母張氏夫人柔懿慈恕在室事父母盡子道
歸陳氏事舅姑盡婦道生一男兩女而元吉卒時夫
人年三十有八寡居任家政能勤儉理細微時斂散
以持其門戶選婿里中得武毅君闢甥館延之後七
年兵興武毅君與夫人之子國賓乃奉夫人渡江而
南僑居姑蘇既而武毅君與國賓俱以材勇擢義兵
萬戶國賓後戰不旋踵以死武毅君超遷浙東宣慰
使司都元帥分闡臨安入皇朝除今官戍金華移平
陽夫人食其祿者三十年年七十餘矣聰明康彊起

居食飲如少壯者武毅君旌麾所蒞皆東南奧區朝夕率婦子致孝養所以奉之者極水陸之珍凡與武毅君爲僚爲友者必升堂拜夫人見其貌恭其色和其言仁其動止中禮瞻望咨嗟以爲盛德之母而知其享其福祿也固宜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卒於平陽之官舍上距元之大德甲辰夫人始生之歲得年七十有九遂以九月三十日葬平陽縣萬全鄉鳴山之原而屬余銘曩者海內鼎沸母子離散以脫一旦之命者皆是也藉令聚首越在異鄉資濡沫以

全活免於飢寒亦幸矣若夫人有武毅君爲之婿肥
甘輕煖適其口體優遊朝夕之間罔間承平之樂此
百不一冀也復值海隅寧謐高年令終自含至斂情
文備至遠近遣奠出葬之日市爲之罷巷祭以過車
送者千數百人而行塋高敞此千不一冀也夫人得
此則雖無丈夫子以爲主後復何憾哉斂而銘之用
以慰夫人於地下云銘曰

葬之以禮不必其里祭之以時不必其子猗歟夫人
是謂受祉有封若堂銘者太史

楊子瑜墓誌銘

縉雲楊氏占籍於平陽者曰朝無子以宋太常博士
蘊古之孫裕爲子裕生璿君其嫡也諱琬字子瑜幼
穎悟好學從鄉先生鄭如圭受尙書治進士業業成
而世亂遂絕意場屋自嶺門徙居鳳山之陽隱居以
養親父旣沒奉母踰盡歡暇日惟長松脩竹叢桂幽
蘭清泉白石爲伍於術數無不通曉性尤嗜啗出語
清婉一時啗士咸相推許國朝初下關陝諸郡縣吏
慎擇士之知治要而有吏能者往爲之由是起君如

商州君雖爲列曹掾遇事侃侃與守長論是非可否
不少遷就尋以母年高求歸侍守長曰子儒生非他
人比朝廷所以用子者不在簿書細務也亦欲使子
補察吾屬之不逮耳奈何求去君欲歸不得自號商
山吏隱旣而父母老者例賜歸君還故鄉扁其居曰
商山舊隱方喜獲承歡親側而乙卯冬遽罹母喪哀
毀骨立至於成疾戊午五月八日竟不起明年十一
月十有六日葬於歸仁鄉玉蒼金山之原娶李氏三
子伯曰鼎仲曰泰俱讀書尙文克世其家季曰戒出

後永嘉吳氏三女一適陳進一適黃師一適徐謙孫
男一曰閭閭女四余過平陽鼎奉前龍江書院山長
高賜狀因余友張正來請銘狀稱君在寇攘充斥時
東西竄匿嘗以物腰纏之頃刻不少寘扣之則永嘉
王廉所寓白金也或問君曰時勢如此因有之亦可
以藉口矣君曰唉內欺吾心外欺吾友不義莫甚焉
所獲與所喪孰多寡迄歸金王廉雖王廉亦自謂出
望外也士以此多君君之在商州也過四皓墓下未
嘗不喟然太息曰此四人者高蹈物表而吾去鄉半

萬里爲斗食吏獨不愧之低徊不能去余雖不識君
其爲人可概見矣嗟乎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慕莫
大於功名君臨財則顧義而又安分澹然無慕乎外
以全其歸是皆人之所難可無銘乎銘曰

學優行完利吾不遷世好澹然天者以全雖嗇其年
名則孔延我銘其阡慰君九泉

見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古之君子雖居畎畝視夫人不獲其所未嘗不以爲
己憂而拯之蓋仁人之用心也後世之爲君子者雖

職乎民若秦肥之視越瘠往往皆是而況獨善於山林者乎若見山處士不猶古之君子哉世有斯人吾焉得不與之乎處士敦厚而謙恭慈和而雅飭其事親也愛敬兼盡親有疾惶惶焉至廢寢食無朝暮頃刻不離側母嗜鱸魚病間食之而至於大故處士見鱸魚輒流涕被面終身不忍食卜地括山葬其親而樹永思庵墓前以備祀享故第厄於鬱攸家人請重構處士曰吾祖父無所妥靈而暇治居室乎卽居址之南剏祠堂三間左右翼以夾室率子姪時節行禮

進士孔君暘記之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外者尤
非人之所可及也至正戊子夏大旱齋沐詣雙劍靈
湫懇禱大雨連日歲以有秋洪武己酉夏旱禱於石
甕之靈湫丙辰夏旱禱於新興之靈湫皆得雨如初
民大慰焉里之將軍橋壞於閩寇行者以爲病處士
購石僦傭葺之其修四丈其廣五尺又發括里路一
百餘丈一錢不仰於人歲飢輒發廩賑乏食者凡鄉
閭死喪不能收者則施以棺材毗林貳以食指眾而
不能存活將以六歲兒溺之於水處士聞之馳往止

之惠以粟且衣食其兒於家有張生者困於役賴處士而甦割其廬以爲報處士曰吾豈望報者哉不取靈鷲寺法堂久廢莫能興處士捐貲爲倡眾驩然趨之未幾而告成於戲處士真古之君子哉嘗聞之有天爵者有天職焉孰無天爵則孰無天職也何謂天職盡我之所當爲者是已天地萬物不外乎吾身則位天地育萬物何莫非吾之職束廣微非有民祉之責而爲民禱雨亦惟盡吾當爲之職而已矣處士於鄉黨之民憫憫焉憂其旱乾成其津梁除其道路卹

其死喪拯其飢餒濟其困窮豈不猶廣微之用心哉
世有斯人吾焉得而不與之乎處士伯兄子仁之墓
余實銘之而處士之葬也其子復以銘爲請尙何辭
哉處士姓王氏諱原京字子昌十四祖曰六評事五
代時自長溪赤岸來居平陽金洲人以其族之碩大
也各其所居里曰王奧咸涇鄉貢進士公甲曾大父
也修大父也紹祖父也母項氏宋欽州陵山縣主簿
宋英之孫女也處士襲祖父流風恬於進取築室鳳
岡而隱居扁曰見山故納交者號爲見山處士娶吳

氏男子三人曰傑曰侃曰僖女子二人陳深吳惠生
其婿孫男二宜選宜進孫女二生於元延祐戊午十
月十一日卒於今洪武壬戌六月二十六日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於烏石山之原銘曰

王氏之先世有碩人隱居行誼而不求聞維處士君
厚德之醇高尚其志寂寞之濱我鄉我鄰孰唵孰呻
孰窮孰困舉切吾身利興害除小大歸仁世之君子
有社有民而屯其膏寧不愧君烏石之原兆此新墳
積善之慶燕及子孫勒辭墓門各以永存

林縣丞母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吳氏諱昭溫州平陽縣人宋太常博士蘊古之裔孫曾祖聳祖梅父羨母項氏夫人歸同縣林氏爲繼善君之妻有子三人伯曰維高敘州慶符縣丞季曰杞陝西按察司書吏自二子出仕夫人居常鬱鬱以致成疾及家僮函杞遺骸至自陝西夫人憫其去家五六千里而殞於異鄉哭之過乎哀疾日增劇竟卒於洪武七年甲寅八月癸亥享年五十有五維高奔喪抵家甫七日亦卒杞字維清先夫人卒一年

癸丑十二月初三日卒之日也得年二十九維高名
嵩後夫人卒一年乙卯九月十四日卒之日也得年
三十六仲子賓奉繼善君之命以十一年十二月庚
申葬夫人萬全鄉柏洋芳奧先姑之兆而以嵩杞附
焉既葬之五年屬温州府儒學教授徐君宗起爲狀
來請銘林氏徐氏東西鄰也於夫人事得之最詳而
言之最覈乃爲取而書之曰夫人幼而柔婉長閑禮
度爲處子歸林氏善事父母舅姑女工之事不煩父
母教訓而能不以舅性嚴厲而愛或弛不以姑性和

慈而敬或虧中遭兵革家計頗艱能斥簪珥以致養
曰舅姑難得財物易致二人髮皆種種矣欲奉養恒
如今日其可得乎故蔬食不給而甘旨柔脆之奉恒
過乎厚姑病晝夜扶持久益不懈姑沒未幾而舅繼
之喪葬克如夫志夫人實左右焉其夫稍致美夫居
室衣服夫人輒曰妾聞大禹聖人且猶卑宮室惡衣
服況眾人而可不儉約乎君之所務殆非貽謀之道
夫善其言而爲改行處妯娌接族姍撫婢僕各盡其
道而尤能成就其子女以此三子皆克肖二女嫁徐

珉潘珍皆以賢淑稱於戲爲女而女爲婦而婦爲妻而妻爲母而母可不謂之賢乎謂宜見其子之成名享其子之祿養孰知天遽奪杞之命而夫人亦奄至大故崧又以哀毀卒於服次是於賓之心不爲大憾與夫爲人如前所云而卒不至於壽且貴所謂天道安在也雖衆人不能不盡傷焉而況於其子乎固宜賓之汲汲欲圖其不朽也何忍而不爲之銘哉銘曰有子而夙夜教誨之固冀其成材而顯融於世也子焉材成而出膺祿位是謂能承親之志也爲親者不

喜而顧憂懼竟不知何爲也此吾於夫人之事所以拊髀而增喟也吁嗟夫人婦德之懿母儀之備則固生無愧而死有餘裕也

周君墓誌銘

厥今郡邑間巨室非不多有家而無塾里相望也有子而不教家相望也余未嘗不太息焉及來平陽聞君闢塾於家歲必招延師儒以教諸子若前龍江書院山長高君賓叔前福建行省左右司都事吳君以仁前潁州判官黃君思誠皆俯就其招然君之家不

過中人之產而爲巨室之所不能爲非有拔俗之見則何以能之余甚敬重之君一再見余而竟以病卒故其卒也余尤嗟惜焉其子驥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鄉某原奉高君之狀謁銘余固不得而辭也君諱守思字國賢姓周氏其先閩人今爲溫之平陽人曾祖綱祖恒父公雅母金氏公雅生於元之至元乙酉卒以至正甲辰敏於治生施與不靳喪不克收者資之稱貸不能償者已之居常語君曰我勤儉立業爾克守以遺子孫衣食自可有餘慎勿使外慕

也君服膺惟謹非門戶事未嘗見縣令丞以身率子
姓焉居家庭力於孝友處鄉黨一于謙和交朋友篤
於信誼親沒治喪盡哀旣葬作亭墓下以時展省事
之猶生存也輕財而樂施有先人之風嘗以重購得
地巽溪陰陽家以爲吉壤聞黃思誠欲葬父而不得
地輒以奉之出契券授之思誠畀以直君曰子於我
乎館辱與我爲兄弟交子之親猶吾親也尙須直耶
爲之筮日而董其凡役女兒歸潘早逝有遺孤女君
育於家比長大擇婿得瑞安曹朝賓具資裝遣之權

勢所在人爭趨逐君獨退避人咸服其行每自言曰
我藉前人遺庥有屋以庇風雨有田以具饘粥賦稅
之供賓祭之奉妻子之養足以給矣而猶朝夕仰拾
俯取是不知足也吾豈爲之哉日惟事教子旣爲之
求師又爲之求賢大夫士使承其下風而所以奉承
之者尤款曲至作水西亭以備宴遊旣而遷居崑山
下方蒔花藝竹規從縉紳先生徜徉以終餘年不虞
遂以疾不起矣年五十有五臨終惟屬驥曰爾祖訓
我孝弟忠信我遵之尺寸不敢違獲爲寡過之人則

職此也而克率而弟遵而祖之訓又克勤於學孝於
母無貽祖父羞則我雖死無憾矣君生之歲爲元天
厯己巳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之歲爲今洪武癸亥四
月三十日前娶鄭氏以元至順壬申正月十一日生
以今洪武壬寅七月七日卒而以丙午十月十一日
祔巽溪先墓之次繼室鄭氏子男三人長郎驥前室
出也次驍次昂女四人皆在室嗚呼先哲以師教與
父生君食並稱則師之所係夫豈輕也哉奈何叔世
漠焉不知用其情而覬子弟之材門祚之升又何自

能之君之於子也不遺之金籛惟慎擇其人而俾之
師承亦可謂特立而獨行者矣吾故揭諸幽局庶幾
有聞風而興者是爲銘

能知州妻王夫人壙誌銘

洪武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前宜興知州能君樞之夫
人卒於金華得年五十有三五月二十七日祔於婺
女鄉陳監山先姑之兆而屬伯衡銘其壙宜興之言
曰吾妻諱晉寧姓王氏世爲平陽之襄陵人父善卿
仕南昌遂家於南昌元兩浙都轉運使繼則其伯氏

也初雝讀書於家吾妻處其旁日聞其講說由是習
文史非直善翦製縷結事雝取至順壬申河東鄉薦
下第補江東廉訪司書吏轉南察院書吏吾妻侍其
母孫就養金陵先府君時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需
次金陵遂爲樞請婚焉其來歸也年二十矣先府君
性嚴毅歲時享祀必極其豐腆致其精潔且喜結交
所交無非名人魁士未嘗一日無賓客亦未嘗一日
不設宴子弟奔走供張治具尺寸愆其指畫已獲譴
咸惴惴焉吾妻敬恭將事舒徐不迫無廢事無曠典

先府君未嘗不稱之曰能先宜人張庶母閣時皆在堂吾妻奉承兩姑各盡其道而得其懽心家人化之庭無間言從樞官於四方自處卑約治絲繭麻枲有如小家婦女未始以兩家鼎盛養貴驕襲美飾而樞之假守宜興坐以大水不及以聞蠲民田租既罷官猶羈置南京城南京督責甚峻吾妻罄出簪珥鬻之以舒吾急且諭吾曰命也其順受之暨蒙恩來金華家益落授徒以餬余口而吾妻處之泰然無異貴盛時上奉吾母閣下撫吾弟機初不以貧而簡恩禮也

相戒相成以長吾子蓋不能無望焉亡何竟以上氣
疾不起矣於乎悲夫二子長文焱早亡次文燦一女
適江寧王文毅樞嘗從縉紳先生遊學自謂識道理
榮辱得喪無慨於中一旦更患難而猶不能釋然而
吾妻克有恒德隨寓而安爲婦三十餘年未嘗見其
喜愠樞以是愧之文燦今甫七歲於其淑德懿行他
日當不復能知則圖其不朽固樞責也敢託諸吾友
伯衡辱交宜興契分深至言雖不文誼則不敢辭庸
備著其語而銘以系之銘曰

盛衰之際處之爲難君子猶爾况婦人焉不驕於盈
不戚於艱嗚呼夫人可謂曰賢

柳君妻潘氏壙誌銘

夫人姓潘氏諱益婺之東陽人歸同郡浦江柳氏爲
穆之妻故翰林待制文肅公之孫婦也有子一人曰
士忠女一人適湘府伴讀葛誠夫年四十有三卒於
洪武元年五月二日以十年九月九日葬縣之通化
鄉城竇塢之原夫人之父曰達達之父曰輝輝之父
曰曄宋季嘗舉進士達之配劉氏號知書習禮法有

賢行夫人目染耳濡在室爲淑女翦結織紵縫紉刺
繡不教而能容止幽閑服飾雅潔諸女取則焉穆之
母於夫人爲姑長擇所歸遂以妻穆父母愛之欲其
長在左右遂延穆於甥館越十年始聽其歸其歸柳
氏也事舅姑爲賢婦任家政事爲品節各有條品嚴
不傷和儉而中禮處內外親戚間咸稱其情待鄉鄰
奴僕一撫以恩夫家故有田而歲恒乏食夫人揣知
田腴者十才二三曰與其瘠而多孰若腴而少瘠而
多所獲無幾徒困征斂請其夫鬻之更擇便利者市

之仍出裝奩助之自是歲不乏食至正末盜起旁近
盡室匿山谷間囊橐標掠無遺比還家蕭然四壁也
人以爲難處夫人能以理自處又能彌縫以安慰其
舅姑使不知其不足而忘其憂及舅沒相夫力貧以
治喪葬而禮之所當爲者無或缺子婦天死舁其嫁
時首飾衣被歸其外家曰婦無兒女我家何敢有其
遺貲其外家辭卒歸之亡何得蠱疾雖伏枕而綜理
參決內外小大事猶尋常時自度不起則爲姑治送
終之具必備必誠曰我旦暮人耳終不得養吾姑矣

所得効力者此焉而已夫人之行如此誠賢乎哉安
可使其無聞乎而士忠之先配吾甥也以誠夫之狀
來請銘爲之銘曰

內外族鉅且華德稱之宜厥家吁可嗟壽不遐

節婦鄭夫人壙誌銘

蘭溪有節婦曰鄭氏王瑤之母也其貞節淑行宗婣
稱之鄉黨稱之士大夫稱之下逮兒童僕隸稱之旣
沒世見其子孫則又從而稱之曰此王節婦之子若
孫也嗚呼懿哉節婦孟子所謂非聲音笑貌之所能

爲者矣不賢而能之乎家君仕蘭溪時伯衡年纔七八歲日從瑤往來嬉戲其家牽節婦衣索梨棗節婦愛之猶親子自後侍遊閩廣吳越及忝鄉薦上春官召爲國子屬官行過蘭溪必望閭而趨見節婦三十年間或四五歲一見或間歲一見或歲一見或歲二三見節婦見伯衡所以遇之甚厚比伯衡辭免翰林之命來歸養過其門求見節婦則死且葬矣爲之汪然出涕方欲往拜其墓而瑤以銘見屬知節婦凡行詳且稔莫伯衡若也銘非伯衡將屬誰節婦諱妙淨

祖曰光祖父曰升世爲蘭溪人節婦自爲處子時以
孝謹聞年十七歸珪父諱祥府君事其舅姑如事其
父母舅姑死喪祭如其生爲王氏婦十八年而夫沒
其夫垂沒時語節婦曰吾家素貧破屋數楹不足以
存身硯田數畝不足以糊口吾之生也存活且猶不
易況今吾且死若將何恃以存活宜及若少艾擇所
依無以吾爲意也節婦曰嗟乎我與君爲夫婦踰一
紀矣猶不知我心願以言嘗我耶君如不可諱不守
節自力於衣食以長子而有他志犬豕不食其餘是

時節婦年三十有五珪甫十一歲紡績自給往往達
旦課童奴治生野樹粟墻下樹桑庭有隙地卽以樹
蔬菜麻泉無寸尺廢者而尤善斂散畜牧歲時節享
祀與夫親戚鄉鄰慶弔饋遺未始以貧而廢禮珪亦
痛自砥礪禮部吳公正傳以名進士里居與之遊者
皆當世鉅人珪出入吳公門下因得盡見諸鉅人鉅
人賢其母莫弗與之進節婦喜曰吾聞蓬生麻中不
扶自直吾兒接識有若而人何至爲小人之歸斬焉
未亡人他日有以見吾夫地下矣節婦治其家以儉

約衣食常不使過之惟賓客之奉則縱瑤所爲不問
曰古之賢母至剪髮以奉賓吾方愧之矧敢吝乎自
夫亡五年始卜地於紫巖鄉杜唐之原葬其姑而以
夫祔焉又五年聘其兄之女以爲婦又十年遂再造
其家室廬之完田園之廣甲於王氏又十有四年國
朝取金華之明年按察使者始采里耆之言援著令
旌其門復其家又八年乃卒丙午正月二日也享年
七十有八葬以洪武己酉十二月十一日墓在橫山
鄉葉村之原子一人瑤也前浦江縣醫學教諭孫男

三人原虎原龍原麟孫女一人適于定曾孫男七八
宋歐陽子生四歲而孤無一瓦之覆一隴之植以庇
而爲生其所以成立者皆出於其母魏國太夫人鄭
也今瑤早孤家貧賴母氏守節教養而底於成事絕
相類然則瑤之賢雖不敢比歐陽子而節婦之爲母
視魏國固無愧也於戲可不謂賢乎觀王氏門祚之
升孫曾之衆而節婦被旌號享孝養以高壽終亦足
以見爲善之無不報矣則節婦雖不身受封贈如魏
國復何憾哉銘曰

從一而終婦人之正不有淑德疇克自靖懿懿夫人
獨也徽靜遭家之艱植志俟命旣全其正遂保其亂
匪亂之保實鴻厥慶始視其室有如懸磬歷歲幾何
家則鼎盛有孫有曾以莫不令凡鄉之人莫之與競
是謂祉報如響斯應歐陽之母國魏氏鄭懿懿夫人
式同厥姓其姓旣同其賢亦並四百年間輝光引映
有崇斯邱山環川亘其藏在茲過者必敬

亡弟思誠壙誌銘

蘇氏子思誠字存仲伯衡分弟也其次在兄弟中居

四伯衡兄弟六人獨思誠質貌凝重龐碩自其孩時
步趨坐止有常一言一笑未嘗妄年十四三能暗誦
論語孟子詩書春秋善筆札侍吾父宦遊四方四方
賢大夫士見思誠無不指日以遠大期之不惟賢大
夫士雖吾父母亦期之當至正壬辰吾父官錢塘思
誠竟卒於官下年二十矣於乎可哀也已可惜也已
其卒省憲之官洎邑居之彥咸致賻其殯也咸巷祭
以過輦初思誠與伯衡俱業進士而思誠尤刻苦至
忘寢食父母懼其以勞致疾也限與燈燭思誠嘗竊

燈燭以益坐必至四鼓煑茗而寒之欲睡則啜之方
夜半茗飲苦而寒啜之輟醒醒輒復讀讀及欲睡復
啜終已不睡因此病痢且數月矣不自言讀書爲文
不廢父母怪其驟瘠不類尋常問曰爾得無病乎始
以痢告召醫視之痢愈更得軟腳疾加寒熱比半年
鐵熯藥劑終不驗思誠度不可治則與父母訣曰思
誠幸得爲兒意謂讀書取世科爲父母光榮孰知事
固大謬中道而病重爲父母憂也今思誠且短命死
矣死猶不免以遺骸累丐棺斂而返鄉里殯焉將俟

父母之不諱而葬其與從之也則思誠雖不得事父母地上得事父母地下矣月餘乃卒卒時拱手向父母兄弟者三連呼負負負實壬辰之五月九日後七日權殯於錢唐之道林寺明年二月二十日返於金華又七年爲洪武二年三月之三日祔於世父墓左在惠曰鄉小青原其葬伯衡分教國子生謁歸乃追爲銘納諸壙銘曰

孰生邪而良也孰戕邪而殤也吾門之不祥耶而吾弟逢其殃也安所歸咎邪安所歸咎邪天蒼蒼也

東谷先生趙君墓誌銘

前永嘉儒學教諭吳禮以所著趙君事狀求銘其墓
曰君鄉先生也諱良震字伯起別號東谷於宋宗室
郊勤孝王宗惠爲八世孫其家平陽則自六世祖武
翼大夫主管台州明道觀士霽始曾祖汝弼宋杭州
於潛縣主簿祖崇桂宋太學內舍生父必森不仕君
以元大德丁未五月十五日生以今洪武癸亥九月
十有八日卒卜地於嶺門山之原將以明年正月某
日葬禮嘗從君受經故敢爲其孤友尙請也伯衡辱

識君不敢辭銘曰

厥望天水宋宗室
郊勤孝王所自出
何代來入平陽
籍粵從建炎南
駐蹕大父以上世
簪紱考君尙志獨
隱逸猗君好學如
好色讀書不復就
枕席親恐其以
勤致疾撲滅燈燭
辭懇惻篝火默誦
伺其隙乃至裂
書加以扶雪涕俯
取更補緝諷詠鑽
研終不息親乃
感悟初非僻人生
不學面墻壁賣田
買書以資給孜
孜矻矻分陰惜大
義毫分仍縷析尙
慮至理未融液
弱冠辭親遠遊歷
勤求師資抵褐石
周流吳楚齊魯

域魁人碩士盡接識聞見豁然天地闢豈惟羣疑若
冰釋南還致養二親側間則下帷溫故習四庫羣書
在胸臆赤手可當八面敵意謂青紫猶俯拾再戰秋
闈乃再北得失元不係學術自茲場屋削蹤跡恥若
陳亮困造物操觚染翰事著述經史子籍名法律搜
抉隱蔽訂訛失書成尊閣富簡冊此事亦足垂罔極
士子趨風爭負笈善誘循循聖是則愚魯果藝雖異
質靡不成材而就實大明皇帝膺寶麻旁求賢俊如
不及觀風使者暨邦伯推挽愈勤辭愈力弟子聯翩

列要職內焉臺閣外郡邑能稱治効聲籍籍師之抱
負固可測癸亥重九後九日奄兮忽兮篲遽易壽登
七秩又餘七老成云亡孰矜式善類咨嗟反袂泣歲
非龍蛇賢亦厄配曾繼林有淑德一子友尙知樹立
卜兆嶺門龜食墨日吉辰良畢窀穸發其幽潛史秉
筆名不可泯石可泐

玄逸子碣銘

玄逸子蚤歲學經於鄉先生徐南州鄭如圭至於字
書亦致其力而精其藝固將以自表見於當世也及

天下兵動人皆出其智謀乘時以取祿位而玄逸子獨談咲視此世若不可玩者棄其家爲黃冠師雖素相知深而赫然用事若周參政嗣德者力挽之出而迄不爲其用於戲不有卓識烏能若是哉玄逸子陳氏諱鎬字德高其號玄逸子本潁川人唐兵部侍郎勳之後也勳二子曰檄曰杓俱仕光州光啓乙巳從州刺史王緒避秦宗權之亂入閩家於長溪之赤岸杓之子霆霽仕後周爲左廂兵馬使顯德丁巳又自赤岸徙平陽之塘下三傳爲宋金吾大將軍隨內衙

兵馬副使陽析居瑞安葑村隨之孫文質大中祥符間析居南監陳庫三族之間以道德文章項背相望陳庫則東京上舍裴葑村則中書舍人傳良塘下則釋褐進士志崇立逸子於志崇爲七世諸孫以咸淳辛未右科進士承節郎江陵副都統司准備差遣元爲曾祖其後居陳丞相宜中幙府死景炎之難贈武義郎督府參議以建孫爲祖以彌春爲父彌春無子立逸子其弟彌讓子也來爲後性至孝定省之禮亦謹謹焉待族媼處鄉閭和而信至正癸巳山寇竊

發其鄉之人士謂玄逸子曰此志士取富貴之秋也
玄逸子不答遂以丁酉入東華道院爲道士師事鏡
水周先生受洞玄法錄黃白變化之術集賢聞其名
署玄門高士畀以號曰冲和凝妙通玄法師且奏授
温州路玄妙觀提舉仍賜金襴紫衣而玄逸子視之
漠如也屏居東塘闢一室曰迎薰點勘羣經演覈洞
章密修大洞迴風混合之道周參政遣吏六七輩延
之不至洪武七年春示微疾謂諸子曰天地間無物
不歸於盡吾將休矣雖然人而不學何以通古今識

道理我死後汝等勉之儵然而逝三月五日也春秋
五十有八其配鄭氏大姓女既順且恭而善治內二
子長雷次聳出後族伯父珪臨江府清江遞運官女
適孫環孫男二曰丙曰阜女四尙幼雷以十五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奉遺蛻葬於暘山之原請前蒙陰縣
主簿林與直狀其行求銘墓道余聞初立逸子入道
時凡秉權勢而利達者咸咻之曰爲計抑何左也自
今觀之超然榮辱得喪休戚之表若立逸子者幾何
人莊周有云去智與故無天災無人非無鬼責立逸

子之謂矣余高其風恨不識其人是區區者尙何辭
哉銘曰

以贅疣視其身以籛廬視斯世其視百歲不啻晝夜
而況聲利而屑畱意遊於玄恬以養智樂乎天乘化
而逝吁嗟乎若人可謂蟬蛻汗濁之外者矣

郭府君墓誌銘

昔平陽自至正甲午殘於閩括之寇四封之內不被
其毒惟泣南鄉一隅由有若君者倡其民自相團結
阻江固守寇至則出死力以抗之也越二年周公嗣

德來守平陽無一旅之眾有糧五百石且盡以賑饑
民矣未數月而兵以集食以具亦由有若君者散財
以募之指廩以贍之也遂以丙午八月率所部從周
公出擊李師金翁瑞於黃浦江其冬又敗吳邦大之
眾於鏡川往諭下西溪諸寇上其功行省便宜授瑞
安芳山巡檢君曰保全鄉井吾志願也藉是得官豈
吾之志願哉不赴然戮力殄賊不懈益奮明年敗寇
葛兆擒寇吳天雷又明年移兵佐周公之弟誠德擊
定瑞安諸山砦直踰括之青田閩之福寧功最經略

使承制擢處州縉雲縣尉仍不赴事聞廷授昭信校尉瑞安州判官兼義兵千戶又不拜周公曰君命何可違也乃赴上未幾自以爲境內外俱寧謐矣久叨祿於此豈初心哉卒辭歸於戲若君者其豈非魯仲連之徒歟君諱瑛字景和姓郭氏唐汾陽忠武王之後也遠祖太初避黃巢之亂來居平陽之錢浦卒葬其地表於墓曰令公七世孫石刻與廣德初所賜鐵券至今並存焉其子景孜又徙居郭宕九傳至宋山東帥府參議官元弼元弼生提舉起莘起莘生通判

士垓士垓生汝鈺君汝鈺第三子生於元之泰定丙寅七月十九日爲人孝友而慈和敦本而尙志氣貌魁然里黨有一義事奮勇直前不誅不撓而於繕橋梁除道路賑飢餓平曲直尤汲汲焉方閩括寇之滋也其里之桀驁者將効尤而巽懦者欲竄匿君毅然曉以逆順禍福率先丁壯以戰以守眾賴以安亦不污賊至今其老者語其少者曰吾鄉之不燬郭公之力也吾屬之不助變郭公之教也年五十卒其歲則洪武八年二月九日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葬於

蓀湖徐奧從先瑩之次娶陳氏宋兩浙路提點刑獄
公事陶之四世孫女後八年卒丈夫子二人曰規蚤
亡曰韶富而好學藹然良士女子三人長適黃提刑
七世孫烈次適鄭縣尉之子斌次未行旣葬之六年
韶拜而請曰先人澤加於鄉而名不大昭於時如得
先生銘則有以信後矣敢具列世出壽卒歲月洎凡
行以累下執事予觀寇發難時所在巨族怖死不暇
橐重寶妻子扶攜東西走以脫一旦之命而不顧宗
祧棄骨肉者皆是也矧暇顧鄰里乎間有捐家貲集

武健爲防禦計又畏縮以爲持重不過僥倖以徼賞而已豈誠乎排難以全鄉黨哉君也難發卽竭其粟帛以討賊爲己任又能贏股肱以登雋功及乎計功行賞而官之則固辭焉不得已拜命而卒去之其義勇如彼而廉讓又如此可無銘乎銘曰

所貴大家爲鄉之望亦惟患難作之保障元之未造橫陽雲擾曰維郭君克盡厥道兵之未集散財以募兵之旣集發粟以饋荷其爰斯列于戎行與其主將右頡左頡主將因之以靖鄉邦鄉邦嘉靖君與有功

功則茂矣而君不有錫命連連三讓斯受禮受義退
邱壑寄傲企彼魯連千載同調天胡不畀壽考百歲
百歲之年及半而逝人亦有言壽在名延身壽不百
名壽踰千人懷君德我高其誼勒銘墓隧畢世昭著

兩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往歲聖上軫念江南之民無田者眾而淮甸多閑田
詔所在民之無田者例遣赴鳳陽而人授之田德至
渥也維時糧長克欽承旨意者無幾其於所遣之人
不侵牟之亦已鮮矣況能賑恤之乎不困苦之亦已

幸矣況能哀憐之乎平陽糧長曰王君子壽其所統鄉民之當遣者百餘人君發廩食其居者而行者非屨糗糧皆任之又念數十百人當五六月羣行二三千里縱無疾疫亦當病暘於是延醫士馮彥文具善藥與俱而親送之往比抵鳳陽凡次舍什器具爲區處使不失所然後回當是時凡在行者目其鄉人之得於君者如此莫不幸之而又自傷其不幸獨不得齒於君之鄉而君之鄉人於別君也咸戀戀有可憐之色視其去家別其妻子時殆猶有甚焉者嗚呼斯

世固有斯人耶而君以憂勞致疾回次南京奄至於
大故君鄉人聞訃在鳳陽者則南望而泣曰天胡不
壽考王公使之庇覆我等也在閭里者則北望而泣
曰天胡不壽考王公使之庇覆我等也柩至自南京
其族與其里之耄倪羣然相扶攜迎哭拊心一口曰
善人遽舍我而逝忍乎我等自今將復何賴乎及至
葬又羣然至壙拊心一口曰善人其藏於此乎我等
自今豈復見若人乎再拜哭失聲而去而到於今言
及君未嘗不鳴邑也夫使人感之而不能忘臨其穴

而痛心望其間而悲慨此古仁人之事而今於君見
焉則君豈非仁人乎蓋君之於族人也聰明材俊者
必資之使學無以爲生者必召而與之子本使爲商
賈才不逮者又擇才者扶持之婚娶失時者必詢其
當用財物而爲具之其於鄉人也遇先父母忌日必
出其遺錢穀周貧乏者每歲夏秋之交必家貸以粟
其息比他家嘗減五之二凶年則不取息或久逋不
能償者則已之病者則挾醫師療救之而爲輸醫藥
之費其於途人也築室將軍市之北大道之旁命項

善惠居守而歲衣食之以田六畝月給以錢使具茗
飲草履火炬濟往來者嗟乎實德之及於人如此則
君之歿詎王氏之不幸宗族鄉黨不幸矣烏能不悲
慨而痛心乎君諱元佑子壽其字也隱居龜嶼鳳岡
之間故自號兩山而人亦呼爲兩山處士而不字兄
弟四人其次弟四子所爲誌墓曰子仁曰子昌其兄
也其鄉其世其出皆見兄誌其生以元泰定丁卯十
二月五日其卒則今洪武乙卯八月十一日而以其
年某月某日葬親仁鄉西陽坡之原其所娶林氏有

婦德其男女各二人男曰旦曰旭女適黃黝陳戒其
孫男一曰觀昔君母項感危疾醫無所措手君默禱
北辰求代以身母不藥而愈夫君之外行卓卓過人
遠甚則其修於家庭而通於神明者尙何待言銘曰
嗟今之人兮梏於利誘孰克濟眾兮以其所有骨肉
阡危兮莫援以手矧鄉與黨兮違暇左右戚䟽平施
兮君何仁厚視人之傷兮若已在疚恩斯勤斯兮實
肩實負乃如之人兮而不壽考彼蒼高高兮我將焉
叩壽雖不多兮積則孔阜飲其福澤兮尙在爾後

危齋先生王希言甫墓誌銘

危齋先生王君諱景行字希言其先由會稽徙括之
青田宋熙寧中迪功郎某復徙城東居焉四傳爲秉
義郎彥顯從秉義至致政次夔三世皆起家進士科
致政生日章日章生鄉貢進士英貢士生元龍游典
史臨先生龍游府君之子也自幼穎悟強記八歲背
誦春秋左氏傳終卷十歲或欲得魯靈光殿賦者先
生卽暗書示之後覆以刻本不訛一字大爲翰林待
制周仁榮所奇龍游府君之卒於官也先生年十九

郡守馬昂夫不忍其無以爲喪率僚屬歸賻甚腆先生義不污死父終已謝不受卽日扶護還括初母趙氏以延祐丙辰某月生先生於台寓舍甫三日而趙氏卒會龍游府君調鄞僦屋殯之而行及先生走台反葬已二十稔盡歸主人僦直人謂王氏有子矣服闋娶永嘉之趙宋吏部尙書立夫之曾孫而諱嗣祖之女嗣祖識先生於髫齡許妻之其後趙族以先生窶勸絕媼而嗣祖迄以女來歸先生家窶甚其歸而安則先生身教也稍出應問師之聘冀東修以

養繼母畜弟妹饘粥初不給而羣從諸孤皆衣食之
雖其先人嘗凌轢已者遇之恩意如一時節祀享必
潔且豐人不知其貧也親戚故舊緩急必竭力以助
之而其於學勤苦愈益甚窮探力索晝夜不遑統宗
會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之原古今理亂得
失之故莫不洞該而淹貫洙泗濂洛關閩之微言則
以爲指南潛體默察必欲見諸實踐隱然名動州里
從學者日衆始開門而講授焉環堵之室四壁蕭然
無幾微不足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與學者言必以孝

友忠信爲主本力詆異端之非親炙之者多所感發
先生足不踐顯者之門而成將郡守以下仁且賢者
無不折節下交先生侃侃自持言不及其私至於民
事疾苦與政令得失輒慷慨指陳毅然之色弗以權
貴少沮嘗赴江浙鄉闈試兩場矣第三場主試官失
待士之禮先生投筆出竟絕江東歸郡長吏高其風
聘爲訓導庶諸生有所矜式教授鄭汝厚行不順軌
則先生戟手數之曰居人師之地而爲穿窬之行其
如名教何汝厚輦粟百鍾爲壽先生斥去之曰而以

此自漫乃復亦欲漫我耶未幾繼母沒解職服喪哀
慕摧毀君子稱焉以力不克舉也龍游府君之在淺
士也與人言輒流涕被面感動石抹宜孫石抹宜孫
故括萬夫長也時以樞密判官鎮括知先生前爲訓
導月廩不盡給立命給之賴以襄事諸來致助者一
無所取中書參政普顏不花內臺治書李國鳳經略
江南行至括聞先生之賢便宜署建德路儒學教授
不就去隱龍泉山中元帥胡深擁兵里居以賓師之
禮禮之石抹宜孫亦遣二子往師焉今上卽皇帝位

詔郡縣建學立師知府傅汝楫奉書幣委重甚篤先生辭不聽復出訓導憫學子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隨其運量左右翕張使趨於進修之實而身率先之一時弟子員彬彬乎其可觀及移疾去俊秀之士俛俛失所依懇留不從端居寡出涵養益深人莫得窺其際矣洪武辛酉夏四月丁巳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六子三人長應期次應朝後從伯父次應明早亡孫男一曰進女二皆幼致政之墳毀於盜先生圖改葬而疾革矣應期乃卜麗水縣孝行鄉義合

里朱岡山以其年十一月己酉遷葬致政奉先生之
柩附焉而以銘來屬惟恬浙東名郡前代以文學優
贍號名進士者既多入國朝勃然赫然以貴且顯者
不少有足觀瞻者矣而一邦之望顧屬之先生於此
有以見其人焉則士生斯世也抑亦可自反已而往
往馳騫於聲利之末非惑歟吾不能不慨焉自辱交
先生今兩紀每相與周旋上下未嘗不歎其剛介誠
篤守經狗道不矯不亢真足振起於鄙涼哉而今亡
矣噫後生將何所仰乎是以不辭而爲之銘曰

哲人云遠學失其傳有謨有訓在簡在編孰不討論
視猶蹄筌涉獵爲博粉澤爲妍剽掇爲工簡易爲便
陰尙秦儀陽崇參淵希世射利踵接肩駢較量得喪
尤人怨天卓哉先生抑何獨賢口誦心惟待以歲年
匪闖其藩實窺其竅反修諸身終日乾乾養以剛大
守以靜專處困而亨細行必虔無愧無怍歸也以全
有崔者石旣白旣堅勒文焯實樹於新阡如見其人
清風凜然

蘇平仲集卷十四終